

# 尔雅

文词的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莉莉 詹鄞鑫 著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 尔雅

## 文词的渊海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徐莉莉 詹鄞鑫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尔雅:文词的渊海/徐莉莉,詹鄞鑫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7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ISBN 978—7—5325—4963—4

I. 尔... II. ①徐...②詹... III. 尔雅—通俗读物—  
IV. H13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5573 号

国学基础教程·经部

尔 雅

文词的渊海

徐莉莉 詹鄞鑫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14.4 插页 3 字数 224,000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978—7—5325—4963—4

K·1069 定价:2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出版说明

“国学”一词，如果仅按照语词来解释，“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见1999年版《辞海》）。但如将“国学”作为一个体现中国独特而古老文化的专用名词的话，其内涵则历来未有权威的论断。如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著名学者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胡适则认为：“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现代一般人对“国学”的理解，大多沿革于胡适。

然而，不管学术界如何争议，构建国学的基础为国故，也即中国传统文化，却是明确而不变的，那就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我国所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这个基础体系如果用我国传统的分类法来区分，便是恢弘而灿烂的经、史、子、集四部。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国学”在经历半个世纪的被冷落，近来却又以“国学热”的形态兴隆起来。“国学热”，已成为当前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现象。然而追本溯源，当今的“国学热”与“五四”运动前后对国学的提倡却有所异同。当时“国学”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就此而言，现在的“国学热”与百来年前一脉相承。然而，如果说当时的国学提倡，更多地体现于严肃的学理、学术层面上，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却具有明显的普泛性。这种普泛性有其深刻的底蕴：不仅是学术界，上至中央、下至百姓的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苦苦地探究，在世界视域的今天，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应向何处去？然而凡

事一经普泛，尤其在普泛以至形成“热”潮之际，便需要一份冷静，以免“热”潮流于浮泛，堕于时俗。在“让历史文化走向大众”的潮流中，我们认为有一个“如何走向”的问题。要言之，也就是深化和浅切的统一，就学术层面而言是富于现代意识的深化，而就表述手段而言，则要求学术思想的社会性的浅切化。正因为如此，我们暂不必再就“国学热”这一名称的学理性是否科学聚讼不休；重要的是，须从其社会实践的本质意义，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以为当代中国的文化体系的建构提供一方面的营养，来做一些必不可少的工作。要言之，有两件事情：

一是精选。即用最小的篇幅，介绍国学中最精彩、最有生命力的精华。虽然，所谓的“最小的篇幅”只是相对而言，但无论如何，我们这套由三十本左右的小册子组成的“国学基础教程”，相对于汗牛充栋的国学典籍来说，实在是精选到极致了。

二是解读。既用通俗而不失学术内涵的文字来填平横亘在现代汉语和古文之间的鸿沟，更须在正视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对文化现象作具有世界视域的现代人的解读。

总之，让广大向往国学的读者更方便、更快捷、更正确地了解国学的基础知识，从而在初涉国学这座辉煌的文化殿堂时产生由衷的民族自豪感，并激发个性化的思考，就是我们编撰这套“国学基础教程”的宗旨；而“基础教程”四字，则标志了我们企图将学术性与浅切化统一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努力。

本《教程》的作者，都是于某一经典有积年研究心得的专家；而同时，我们又请作者或其他专家于各书每一章节的最后，给出一至两道思考题，以期多元化地启发读者在阅读各书内容后，再结合其他知识和当今社会的现状作出自己的思索。这也是我们对孔子“学而不思则罔”这一教诲的礼敬。

最后要说明的是，为了体现国学传统的原味，这套“国学基础教程”也将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为四小套。同时为了读者购买和收藏的方便，每套的封面我们也将以四种颜色——绿色（经部）、红色（史部）、蓝色（子部）和灰褐色（集部）以示区别。当然，这种做法并非我们的发明，清代乾隆年间编成的赫赫有名的《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做的。而经、史、子、集四部的具体内容，则请参见每一分部各书封底的书目。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序 言

### 序 言

《尔雅》自汉初成书二千多年以来，向来被认为艰奥难读。《尔雅》之所以难读，固然是由于它所辑录的古语词文字生僻，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由于古今文化的隔阂。作为在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古语词，要认识它们所蕴涵的丰富内容，必须先了解产生这些语词的文化传统背景。历代学者为《尔雅》所作的校注疏证工作，是今人阅读研究这部文献不可缺少的桥梁，但由于旧注侧重于具体字词的名物训诂问题，而并不着意从整体出发来加以阐释，因此今人在凭藉旧注阅读《尔雅》每个条目时，往往如管中窥豹，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只见树叶不见树木的感觉。从这点而言，旧注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如何使得对上古文化比较陌生的现代读者在认识每一片树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树木乃至森林的全貌，已成为我们所面临的新的课题。本书的撰写，正是试图在解释具体词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和阐释这些语词所产生的文化制度乃至意识形态。问题在于，对于现代人来说，古代文化还有大量的疑团尚未解开，有些文化现象甚至连问题也还未曾被提出来。过去，我们在从事古代语言文字研究的基础上，曾对古籍中涉及的一些上古文化史专题试作了一些探索，并撰写了一些专题研究的论著，但涉及面毕竟有限，对于《尔雅》所涉及的许多文化史问题，还处在摸索阶段。要完全按照每一个豹纹斑点构拟出全豹的模样，还有待于今后不懈的努力。本书的撰写，就算是为今后进一步全面阐释《尔雅》所作的尝试吧。

本书的安排，除了对《尔雅》其书及其影响作简要的介绍以外，主要是选取《尔雅》十九篇的部分内容分成八个专题加以解说。八个专题是按现代科学的分类并结合原书分类而构拟的，称之为“亲属

制度”、“宗教礼俗”、“工艺建筑”、“天文历法”、“地理”、“植物”、“动物”和“一般词语”。选文原则既照顾到所选条目在《尔雅》各篇中的代表性，又能反映上古文化中较重要的方面。从所选内容在原篇中的比重而言，各篇情况不尽一致。《释詁》、《释言》、《释训》三篇，由于是一般语词，其意义大多可从现有的各种字典辞书中获得认识，因而只是象征性地选了一小部分条目。其余各篇所选内容基本上都超过原篇半数以上，有的如《释宫》、《释天》等几乎接近原篇的全部内容。每个专题下又根据选文情况分为若干篇，长短不一，意在各篇内容的相对独立以及解说的方便。每篇分“原文”、“今译”、“述评”三项。其中有些问题，还必须在这里加以说明。

关于原文，基本上都是《尔雅》原篇中较完整的段落，但为了便于从宏观的角度阐述，有时可能对原篇内容有所剪裁，或在编排次序上有所调整。对于有些同实异名的概念，今译时有时予以合并。所有选文都在文末标明原篇目名称。有时选文改正了原文的传写错误，则另加校语。

关于今译，曾颇费一番斟酌。十三经中，其他各经的内容，或叙事或议论，都有其完整性和可读性，但《尔雅》大抵是解释性的片段，甚至仅是词汇的堆砌，原想不译，但考虑到今天一般读者对古代释语形式和术语不太熟悉，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原文，最终决定全部今译。但所谓今译并非严格的古今对译，而是以帮助理解原文为宗旨，往往只是意译或增加必要的补充性语句。例如“瓴甌谓之甃”，如果直译为“瓴甌又称为甃”，等于不译，只能加词译为“砖叫瓴甌，又称为甃”。

关于述评，力求既阐明有关的文化背景，又解释具体的词语，把“树叶”置于整株“树木”的背景下阐明其部位和功能。为了加深读者对名物的理解，有时还阐述该名称之所以如此命名的缘由。例如宗庙四时祭的名称，春祭叫“祠”、夏祭叫“禴”、秋祭叫“尝”、冬祭叫“烝”，如果仅仅知道献新物祭祖礼中四季祭礼的名称叫“祠、禴、尝、烝”，其实并没有达到理解这些名称的要求，只有认识到“祠”与“饲”（先秦文献只写作“食”，读为“饲”）古音相同，“祠”取义于“饲”，表示让祖神食新韭，才算真正理解了“祠”的性质及其含义。“禴”“尝”“烝”等名称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就是

应用训诂学中因声求义的原理探索语源的问题。不过，如果每涉及语源问题，都要说明某（甲）字与某（乙）字古音相同相近，因而某（甲）字含有某（乙）字的意义，就未免显得繁冗累赘。为求简练，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常采用训诂学中说明语源的术语，用“某之言某”来表达某甲由某乙得名的意思。这是必须特别说明以祈谅解的。

为了帮助读者认识有关的名物，本书附加了一些插图。其中有些插图如“尔雅九州山川图”、“岐山西周宗庙平面图”及大多数器物图是我们制作的，有些图则采自他书，还有一些采自《尔雅音图》。

《尔雅音图》原题晋郭璞撰，但其中的插图似乎为宋元时代的人所绘，反映的是宋元人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涉及动植物名称的插图，有的形象失真，有的其名实不同于今人的认识，有的纯出于想象。采纳这类插图，意在展示古人的观念及理解而已。

本书由两人分工执笔，徐莉莉撰写全书“前言”及“天文历法”、“植物”、“动物”、“一般词语”等部分，詹鄞鑫撰写“亲属制度”、“宗教礼俗”、“工艺建筑”、“地理”等部分。在撰写过程中，较多地采用了作者过去有关文化史或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许还不够成熟，甚至可能错误，希望能获得海内外读者的赐教。

## 前言

在传统的儒家经典“十三经”里，《尔雅》可说是最具特色的一经：它既不同于孔子手定笔删以教万世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也不同于后来归入“经”的那些为阐发和补充经义而作的“传”（如《春秋》的三传）和“记”（如《礼记》、《论语》等），而是一本缀辑诸经诸子有关释词的片段、句子及汉代经师诂经之辞而成的工具书。换言之，是为解释古书（主要是经籍）中疑难字词、论说所见名物概念而撰集的一部最早的百科词典。

一部书的名称，常常是其撰述宗旨或内容的宣言。对于《尔雅》，我们同样可以“顾名思义”，揣测其大略。《尔雅》二字的意思是“近正”，前代学者对此多有阐述。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认为：“尔雅：尔，昵也，昵，近也；雅，义也，义，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为主也。”三国时魏张晏在注《汉书》时也说：“尔，近也；雅，正也。”《尔雅》的“尔”又写作“迺”，“迺”也是“近”的意思。清代阮元的解释更加详细明确：“尔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国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可知《尔雅》“近正”的意思，主要是针对当时“五方之言不同”的情况而意图使各地使用的语言接近“正言”。所谓“正言”，指的是历代政治中心“虞、夏、商、周建都之地”通行的标准语，即“官话”，也就是所谓的“雅言”。由于周秦之时幅员已是相当辽阔，地域的阻远造成了方言的差异；而前代遗留的一些古词语也同样妨碍了人们的交往；因此在一些公共活动和交往中，有必要使用标准语“雅言”来贯通这些隔阂，并以此作为言语的规范。《荀

子·王制》：“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说的正是用“雅言”来规范方言俗语的意思。《论语·述而》记载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说孔夫子在向弟子传授学问时，都是用的“雅言”，而不是用鲁国的方言土语，无疑“雅言”也是当时教学时使用的标准语。因此，用雅正之言，解释方言俗语和古词语，使之走向规范，就是《尔雅》一书的编撰宗旨所在。

《尔雅》的编著者是谁，历来有多种说法，有说是周公所制，有说是孔子门徒所记，但这些说法都是后人想要突出《尔雅》经典地位而采取的依托附会之辞。从《尔雅》所释词语及引证古书的材料看，其中有一些采自秦汉以后的古书，并且所释词语有重复出现在不同篇章的现象。这说明现存《尔雅》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很可能是由战国初到汉初的小学家陆续缀辑当时解说经传的旧文材料，递相增益而成，因此是一部集体编著之作。《尔雅》的成书，还是历代累积增益的过程。晋郭璞在《尔雅注》的自序中说《尔雅》“盖兴于中古（指周代），隆于汉氏”。一般认为《尔雅》最初的编撰当在“春秋战国之际”，但最后的成书则是在西汉文、景之后，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尔雅》。

现存《尔雅》共分十九篇，依次是：

释诂第一，释言第二，释训第三，释亲第四，释宫第五，释器第六，释乐第七，释天第八，释地第九，释丘第十，释山第十一，释水第十二，释草第十三，释木第十四，释虫第十五，释鱼第十六，释鸟第十七，释兽第十八，释畜第十九。

以上十九篇所释词语可归纳为两大类。释诂、释言、释训为一大类，解释的是一般词语，包括经典中常用词语、古词语和方俗异语等，收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共二千多个词语。如《释诂》第一条：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

《释诂》的“诂”意为古词语。魏张揖《杂字》云：“诂者，古今之异言也。”这是把一组古词语并列在一起，而用人们所熟知的一个通用词“始”加以训释，指明这一组词都具有“开始”的意思。再如《释诂》有：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

这一组同训为“往”的语词，有不少是方言词。根据扬雄《方言》卷一：

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可以知道同释为“往”的这一组词中，“逝”、“徂”、“适”都是古方言词。又如《释言》所释多是常用词，并且以对单个词作释为主：

告、谒，请也。

增，益也。

窶，贫也。

“告”、“谒”释为“请”，意为请求。“增”表增益，是江东地方的通用语。“窶”的意思是“无财可以为礼”，指贫困到无法讲究礼仪，是古书中的常用词。

《释训》所收多为描摹事物情貌的形容词，并且主要是叠音词。如：

祁祁、迟迟，徐也。

穆穆、肃肃，敬也。

“祁祁”、“迟迟”、“穆穆”、“肃肃”都是见于古书中的形容词。《释训》用通用词“徐”（意为舒缓）来解释“祁祁”、“迟迟”，用通用词“敬”（意为恭敬）来解释“穆穆”、“肃肃”。《释诂》、《释言》、《释训》解释了大量的一般词语，对于阅读古书时扫清古今隔阂、地域差异所造成的语言障碍很有实用价值。

《尔雅》所释除一般词语外，还有大量专用名物词，自《释亲》以下至《释畜》的十六篇均属这一大类。这十六篇所收名物词内容十分丰富，从天象历法、山川地理、植物动物到衣食器用、亲属称谓、祭祀讲武无所不包。这使《尔雅》成为一部百科性的名物词典。例如：

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释天）  
这是介绍古籍中所见一年四季“天”的不同专名。

日出而风为暴。风而雨土为霾。阴而风为暄。（释天）  
这是解释“暴”、“霾”、“暄”三种气象名称的含意。再如：

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汉南曰荊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  
（释地）

这是介绍上古大行政区划“九州”的具体方位。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玕琪焉。

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

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

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

东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中有岱岳，与其五谷，鱼盐生焉。（释地）

这是介绍九方的宝藏和物产的。《释丘》、《释山》、《释水》解释了有关山川河流和一些地貌名词。如《释山》有：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

这是介绍“五岳”的名称。又如《释水》有：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

这是说明大小河流名称的区别。此外在《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篇中收集了大量草木虫鱼鸟兽的名称，加以诠释区分；在《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篇中解释了古代的亲属制度、宫室建筑、乐器用具等。《尔雅》所释大量表名物专用名词，可以帮助人们辨识名物，增广见闻。尤其要指出的是，《尔雅》上述篇目所释名物词，还可使人认识到古代的宇宙观、天地观，了解古代的宗族制度、祭祀礼乐以及古代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等，是展示历史文化丰富面貌的一面镜子。

《尔雅》虽是“十三经”里唯一的一部专门解释词语的训诂名物之书，但其撰述之初旨却并非专为解经而作。《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尔雅》的释词材料，“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然而自汉代起，随着儒学地位的日益尊重，《尔雅》以其在帮助人们读经通经和辨识名物方面的作用，与经学产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尔雅》对经学的贡献，首先在于它有助于读经解经。解经需要

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秦火以后儒家经典受到惨重损失，而能读经通经的前朝遗老则已罕见幸存。在这种情况下，《尔雅》这部保存了大量先秦古籍中古诗词古训的工具书，就成为传习儒经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汉代今古文经学之论争，也使《尔雅》的解经作用日受重视。今文经学派由于不重训诂，解说经传往往非经之本义，不合于古，因此甚受当时古文经学者的批评。古文经学派以解说古代语言文字作为治学门径，古文家多详于礼制名物训诂，也就特别推重《尔雅》。在西汉前期，《尔雅》就被列“五经总义”之属。据《太平御览》引《汉旧仪》云：“武帝初置博士，取学有通修、博识多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章者为之。”又《后汉书·贾逵传》记述：“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可知《尔雅》当时已成为学者解释经传的权威工具书。《尔雅》自汉代作为博士之学列入学官后，一直是闾里塾师教授初学者诵读经书的启蒙读本。

除了解经读经的作用之外，《尔雅》解释大量名物词语，其帮助人们增广见闻、“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也使它的地位备受推崇。《太平御览》卷九一一引《窦氏家传》有这样一段小故事：

“窦攸治《尔雅》，举孝廉为郎。世祖与百寮大会于灵台，得鼠，身如豹文，荧荧有光辉。问群臣，莫有知者，唯攸对曰：‘此名鼯鼠。’诏何如知之，攸曰：‘见《尔雅》曰。’诏案视书，果如攸言，赐帛百匹，诏诸臣子弟皆从受《尔雅》。”又《世说新语·纰漏》记述魏晋时文人的一则趣闻：“蔡司徒渡江，见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这段趣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人治《尔雅》以求博物多览，在汉魏时已蔚为风尚。

晋郭璞在《尔雅注序》中评价说：“夫《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总绝代之离词，辨同实而殊号者也。诚九流之津涉，六艺之铃键。学览者之潭奥，摘翰者之华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从上述《尔雅》的内容和作用看，郭璞的这番话可说是允当的。

《尔雅》同解经的密切关系，使它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经学家的重视和尊崇。《尔雅》在西汉前期就被列为“五经总义”之属，据赵岐《孟子题辞》述：“孝文皇帝（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

《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自班固撰《汉书·艺文志》起，历代图书目录都把《尔雅》列于经部，说明《尔雅》很早就被视为经籍之一。唐开成年间镌刻石经时，《尔雅》和《诗经》、《尚书》等十一部儒家经典被刻上石经，正式奠定了它的地位。宋以后，《尔雅》又成为“十三经”的一部。由此可知，《尔雅》作为解释词义的训诂名物工具书，能在汉代以来的两千余年间，与《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享有同等殊荣，实在是同经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影响分不开的。

其实，撇开在经学史上的作用不说，《尔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创制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尔雅》，是现今所知最早的一部词典，在汉语言学史和辞书编纂史上都具有首开先河的功绩。《尔雅》收集和保存了先秦古词语和方言词的释义材料，并根据意义加以类聚群分，编成工具书，这个做法，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继《尔雅》后，历代都有学者仿效《尔雅》的做法和体例，收集弥足珍贵的历史语言资料，分类汇编成各种用途的语文工具书，并多以“雅”命名。如汉扬雄的《方言》（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东汉刘熙的《释名》，都是在汉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它们在编撰体例上也都是仿效《尔雅》，根据所释词语的意义类属分卷。并且《释名》还另有《逸雅》的别称。至于以“雅”命名的语文工具书，更是不胜枚举。其中较有影响的如汉代有佚名的《小尔雅》；三国时有魏张揖的《广雅》；宋代有陆佃的《埤雅》、罗愿的《尔雅翼》；明代有朱谋瑋的《骈雅》、方以智的《通雅》；清代有吴玉搢的《别雅》、洪亮吉的《比雅》、夏味堂的《拾雅》、史梦兰的《叠雅》、刘灿的《支雅》、朱骏声的《说雅》、程先甲的《选雅》等等。《尔雅》在辞书编纂史上的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尔雅》作为最早的语言学专著和训诂专著，还为训诂学的兴起和词汇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尔雅》对词义的解释看，举凡传统训诂所包含的内容、方法、术语、条例等，均可在此找到其源始。

《尔雅》对词汇的分类也为后世汉语词汇的研究提供了启迪。正因为此，所以在统治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界长达二千余年之久的经学伴随清王朝覆灭而宣告终结之后，《尔雅》以其学术地位和影响，作为最重要的传统语文学典籍之一，至今仍然具有其不可磨灭的熠熠光辉。

《尔雅》成书距今年代久远，对词义的解释有些在今天已经难以

理解，所以现在我们阅读和使用《尔雅》，一般都需借助于前代学者的注解，并须了解该书在编排体例和释义方面的特点。

从编排体例看，《尔雅》十九篇依据事类分卷，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解释一般通用词语，自《释亲》以下十六篇解释名物专用词语。《尔雅》所释四千三百余个词语，就是据其不同意义类属，而分别归入十九篇的。这十九篇的设置，反映了古人对事物分类的标准。如《释畜》和《释兽》分成两篇，说明古人已经明确区分家畜和野兽，这是畜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再如《释丘》和《释山》所释对象并没有明确界限，《释草》、《释木》两篇有时把草木混淆归类，《释鱼》、《释兽》有把兽归入鱼的情况，这反映了古人当时对大自然的认识水平。尽管如此，《尔雅》十九篇还是勾勒出事物分类的一个大体轮廓，可以作为我们阅读全书的线索。从阅读的角度看，《尔雅》前三篇由于是把古书中的一般词语抽出来加以解释，所以主要用于解决古书释读中的疑难问题，而不便作为阅读内容。而《释亲》以下十六篇把各类名物词分类加以解释，每篇都自成一个知识系统。如《释亲》对古代的亲属制度、家族构成，从宗族、母党、妻党、婚姻四个方面进行介绍。阅读这部分内容，有助于了解上古社会的氏族制度和婚姻制度。《释地》解释了古代地理区划及有关概念，如“九州”、“十薮”、“八陵”、“九府”、“五方”、“野”、“四极”以及各地的物产、怪异等，阅读这部分内容，能帮助我们系统了解古人的地理观、世界观。所以，这后十六篇堪称是汇集古代社会文化面貌的百科全书，能使阅读者大开眼界，增广见闻。

《尔雅》的释义根据所释对象的不同而采用多种做法。

以同义词作释，是该书中最常见的释义方式。用来解释的同义词与被解释的词之间往往是通用语词与古语词或是雅言与俗语的关系。如：

偁，举也。

逆，迎也。（释言）

“举”、“迎”是通用语，用来解释古语词“偁”、“逆”。又如：

芣苢，马舄。马舄，车前。（释草）

“芣苢”、“马舄”、“车前”是同一植物的不同名称，“芣苢”是雅名，“马舄”、“车前”是俗名。

另一种常见的释义方式是给一些名词概念下定义。如：

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无室曰榭，四方而高曰台，陟而修曲曰楼。（释宫）

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释地）

以上用以解释名词概念的语言简洁而精当，把握住了每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特征。

《尔雅》中还常见对所释对象予以描述的做法。如：

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释水）

这是对黄河的源头、水色、汇集的支脉总数、曲直状况等所作的宏观描述，以解释“河”这个词语。再如：

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释兽）

这是描述狒狒的外形和特性，使人如见其物。此外，《尔雅》也有把一些相关概念或相似事物进行对比，以显示它们彼此区别的做法。如：

枞，松叶柏身。桧，柏叶松身。（释木）

这是将枞木和桧木进行对比以显示其区别。再如：

金谓之镂，木谓之刻，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释器）

这是介绍对不同质地的材料进行雕治加工的各种名称。

以上释例基本上为一词一释。但《尔雅》释义另有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把一组词并列起来，然后用一个词加以解释。这个做法，在《释詁》一篇里最为常见。如：

賚、贡、锡、畀、予、赐，赐也。

这种用同一个“赐”解释并列的六个词的释义方式，传统称之为“同训”。这并列的具有同训关系的每一个词，都与用来解释的那个词是同义关系。但是，具有同训关系的一组词之间未必有同义关系。这是因为用来解释的那个词往往是多义词，它可以用自己意义的不同侧面分别同前面的被训释词发生关系。又如：

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

以上十个词用一个“君”字加以解释，其实这里的“君”，代表的并不是同一个意思。解释“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八个词的“君”，用的是“君王”的意思；解释“林、烝”的“君”，用的

是假借义“群”，意为众多。这种现象，今人称之为“二义不嫌同条”。但因为上述十个词在字面上看来是用同一个“君”加以解释，也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组同义词。这一点，是阅读和使用《尔雅》时应当注意之处。

《尔雅》问世后，几乎历代都有学者为之作注。汉武帝时有犍为文学作注，东汉有刘歆、樊光、李巡的注，魏晋有孙炎注，皆久已亡佚。现在所存最早且最完整的注本是晋郭璞的《尔雅注》三卷。郭璞博学多才，精通训诂。他为《尔雅》作注，“缀集异闻，会粹旧说，考方国之语，采谣俗之志”，取材非常丰富；对于书中的隐滞疑解之处，也都援引书证，加以说明；其中有不少是他的独到之见。因此郭璞的《尔雅注》，一直为人所重视而流传不废，为后人研读《尔雅》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六朝以后，为《尔雅》作注的学者甚众，有沈旋、施乾、谢峤、顾野王、裴瑜、陆德明、郑樵等。北宋真宗时，邢昺等奉诏作《尔雅疏》十卷，对郭璞注进行疏解，又对《尔雅》条例多有发明。邢疏以“补郭注之阙”、“知声义之通”、“达词言之例”的“三善”（黄侃《尔雅略说》）而受到学界称誉。《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用的就是郭璞《尔雅注》和邢昺《尔雅疏》。清以来又有很多学者为《尔雅》作新注新疏。其中最著名的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这些著作，对于《尔雅》的阅读和研究很有帮助。《尔雅》旧注语言较艰深，一般读者，可参考今人徐朝华的《尔雅今注》。